新刻京板歐蘇六大家古文選粹評林蘇文五卷

北京禮部　九我　李先生　選

南京吏部　台山　葉先生　評

秣陵書坊　如濵　周時朝　梓

勢論　　蘇東坡

此論與定性同言聖人喜怒不係于心同皆公本立黨時與二程譏論故其文之粹如此閒引殛鯀隨都之有來詩而天下之辰难

天下有當然之理君子因當然之理而行當然之事初無有不平者惟心小有不平焉則亦以不平應之矣凡有血氣之屬心之相感捷於風雨有忮心則忿氣報之有競心則爭氣報之逆而為戕搏而為鬬判而為仇潰而為叛皆心之報也今吾任理而無容心

平者亦無不可平見理之可以御勢也故以勢名題

任理而無容心是正大議論莊子謂虛舡觸舟而人不之怒飄瓦中傷而人不之怨蓋謂虛己以遊故物莫能傷也蘇子之論本此

突出一天字替理字又是用字變幻處

於其間我無忮心彼何爲忿我無競心彼何爲爭猾急偏隘之心已絕故其貌寬閑而不躁狠愎獷戾之心已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已絕故其量宏深而不迫其發也徐其動也安理所予則予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喜也理所奪則奪之未嘗於理之外加一毫之怒也陟降褒貶抑揚之際皆從其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厳規過失而人不以爲訐推賢揚善而人不以爲黨正罰明刑而人不以爲暴聞之者信見之者服非信服其人信服其天也舜殛鯀於羽山復用禹爲司空親戮其父而子安受夫爵

反意尤絕

未嘗殛鯀未嘗墮都者直說入神髓

関上不費一閑字

應前初无有不平者可明者無遺

禄盖以理殛之而舜不與焉三家不專嘗遂墮其都以君臣而能被巨室之腹心者蓋以理墮之而孔子不與焉如殛鯀不出於理而出於舜墮都不出於理而出於孔子則禹忍以身立其人之朝彼三家之悍豈亦禄禄受人控御者哉殛之墮之付於理是舜雖殛鯀而實未嘗殛鯀也孔子雖墮都而實未嘗墮都也舜未嘗殛鯀故禹不知所怨孔子未嘗墮都故三家不知所忌天下之仇莫難解於父子之仇也此而可解則世所謂仇者無不平矣天下之害莫難制於巨室之害也此而可制則世所謂害者無不平矣君子

之於斯也亦何憂乎勢之不同也哉於是以吾之真
平而治小人之偽乎不動衆不駭俗而天下之勢已
潛回於冥冥之中矣

葉台山評

東坡此文反覆辨折曲盡其妙其推究君子小人
之情狀昭如目擊及說殛鯀墮都不與大舜孔子
正如程子所謂舜誅四凶舜何與焉彼此相類豈
未二黨之前嘗面論耶

刑賞忠厚之至論 省試

蘇東坡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臯

一意翻作兩段文勢疏快可愛

此見盛時忠厚至衰世而忠厚之意猶存

從與從去正是忠厚之至篇中不出此意

臯陶無殺人事他把舉鯀一事对映出來此狀虛爲實文法形容泊真處

可以賞以下總人本來話頭真發出忠厚之意無此慘漏

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禄是賞之道行於爵禄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

疑則舉而歸之下仁與無失乎仁相喚應以仁字替忠厚字

末發出夫子作春秋刑賞亦忠厚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可見一道之傳

刀鋸者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右紀事

按子由作公墓誌云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

一破立大意下段段發之雖妙語迭出而氣脈融貫佳哉

此文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絶似科場程論

伊管下手便欲王欲伯所以見商鞅之三变其說為欺其君

孔子從先進論 學士院試

蘇東坡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

以伊尹論主

看他鋪張事情處俱見分量

以管仲論伯

以商鞅論強國

灼出商鞅肺肝令他心源

度伊尹也君子疾之（册鉛要録尹負鼎以干湯謂負鼎俎之才干於湯也說者遂指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鞅見孝公言事良久孝公睡弗聽鞅曰吾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旨而罷鞅曰吾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公公與語不自知其膝之前于席也鞅曰吾以強國進君大悅之耳）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

此一段是孔子從先進意

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把從先進意說得闊闊活活亦是各一意見各一机軸其理均有似當文字可法

此意斡旋得好

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輙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到此孔子從先進意方說出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淩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

兩急字相照見得先進後進之所以異処然士君子始進不正只打頭一急字悞了

將収煞處有許多曲折許多光燄

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忿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勿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世之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

前輩論文嘗謂看人文章全在救濟時有不窮之趣乃是作手此東坡公所以爲詞壇第一

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権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葉臺山評

此論後世始進不正無救於後如唐堝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欲劾之以自新難矣故綱目於貶而削去其官誅始進之不正也特因其悔悟故

不善有罪耳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嘗暗記始知其妙

此段間架甚好正是爲發誰張本且得夫子尊夏攘夷本意是讀春秋要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

此段揭齊晉秦楚四国事皆是放散錯綜處若不如此散說即無氣

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

更看此段發難処又爲下段解釋張本

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

見所以不治意

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獨

前面三叠下方若無此処一段實不成

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

此數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

看上說戎狄全無分解處人皆以爲如是重深絕不治處今乃出人意外而說戎如此筆力甚高

日肯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

見不治治之本意更說得十分沉着

關鍵上面無餘

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君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葉台山評

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後兩句解釋盡矣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蓍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

故使處原

申上與仁同過作个收掉法遒勁簡切有萬斤力

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子之簞瓢何辯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眞僞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麑遺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爲觀過知仁也歟

葉台山評

此篇明學莊子全不蹈襲一字當與九微並看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嫵媚之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東坡

下面段〻發明甚難不廢四字意

把成敗得失合散平平說去文勢其跌宕細膩有味又似以成敗得失喚起合散意以題有苟合字而借客形主法也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

始之甚雜
終之易弊
看他鋪叙處知攢布陣勢部伍井然不亂
君臣父子朋友夫婦四比塡入格眼本爲時論却能按經傳事情化腐爲新

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釆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

東坡物不可苟合論是處人倫之常若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何人斯之爲友皆陵遲切偲而不怨慕而不敢疏也余謂東坡論乃虔始之道鶴山論乃厚終之規惟虔始故能厚終

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君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遊嬉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

待此揔挈便齊整

肯綮在此四字下引藉用白茅又爲此四字之證

自且至結尾說破

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葉台山評

易以賁次噬嗑而此論發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苟合之弊故聖人制爲之禮以飾其合遂隊引事來歷經典尤深得易之旨誰可謂文士非明經之儒耶

蘇東坡

此論大臣慎擊宦官不勝則身死勝之則國亡故司馬溫公曰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篡漢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亡唐之日坡公與溫公嘗相與講論者乎

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是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

割癭之喻ㄴ年以來獨覺

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武謀誅曹節ㄴ乃梟武首于都亭進謀誅張讓ㄴ乃斬進于嘉德殿袁紹擊之而勝紹閉進死

汲得無一此滲漏

只據前意味漢作結又以成敗二字叠勝不勝字便見生活

千餘人張讓投河死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訓注毋欲誅仇士良毋反爲所害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召朱全忠還戮斬第可死毋數百人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瘻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紹敗則爲何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何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

武進猶賢子訓汪旼以武進言而訓汪可知

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葉台山評

漢唐諸人擊小人者是不能討其後而爲可居之功非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應前法不可擊一段

大臣論下

蘇東坡

起四句總振前論大旨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

从衆說尽君子小人利害曲折文字縱橫議論痛快

急之以合其交

高見極是

言速之所以爲患乃深識當時弊端誰道及此

爲君子画制小人之策其中机會

此千古經綸手共曾計除丁謂似得此意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内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絶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

再說破小人易散之狀而君子不可急之以合其交

說出漢臣當者情狀誠不雜除

先說此數句引起平勃事

平勃是能深交而無爲不急之以合其交而惟寬之以待其變

而勢不偏如此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

談及交歡和調意是偏重自固其君子之交正去小人之本

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爲大臣矣

葉台山評

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前篇文字得此篇方有歸着中間寬之使不吾疾其語眞是名言漢唐宋之衰豈盡小人之罪乃諸君子激之之過耳不然何陳寔郭泰優游黨錮之時士良雖横曾無一辭及裴度明道之至誠于侊之守法安石爲之屈服也哉

續楚語 […] 也屈建[…]到子子木也　蘇東坡

孝子之道非徒不違親命在不違于理耳屈建不以口腹成親之陋庶知無違之旨若

屈到嗜芰（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遠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

此段以大不忍破忍絕其父將死之言略說綱領而後斷之

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言不

四句斷跋妙手妙手

此段總斷上

已上三引事許俱切臨終事

正是大不忍處

遂段闡發似

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忌擡義至於疾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称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勸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屈氏八世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比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

此段以莫大之陋破思其所樂意再引曾元曾子二事以美子木屈建去芰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柳子自言作此書以明大中之道後世有詬予者予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也而坡公論之極精當

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
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
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
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
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
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
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欬荀偃視視開目猶不可含口禁不可受含范宣子盥而撫
之盥手而撫其尸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荀吳敢不如事荀偃吳

前三引孟僖子并重自處得其正此兩引曾元并重處君父之死得其正

末引疢石以夫子木柳柳子精神百倍筆力有關鍵

㕍之子猶視不合於心目猶開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指河爲誓必欲伐齊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愛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云云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葉台山評

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疊不惟說出子木心事而人子追思其親之禮蔽幾盡之矣

此篇頭便伏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是作文字之深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蒲浪反）海走（音奏）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

上既說智下又說下任智是何等關闔

在用趙高句說破病原

既說閹寺都不好了又將一个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一二于千萬依舊至失上意

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人稱號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甚遠

故秦而出亡以死後世人主如始……

難處解處俱屬國手

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鞅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

此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東坡以秦法之弊斷之

上面叙商鞅之変法始皇之好殺虐此處解得甚好

引周孔之言又生新意反復論極正當

前面說始皇務得已尽不如此再生議論使死殺了此篇精米正在此着

盡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高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俾此論妙法從是求將來今作場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

正說文勢亦匪浮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見得非平易忠恕、

以法毒天下三句乃上粘商鞅始皇戾暴扶蘇見殺下粘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氣勢聯屬血脈渾融不見突兀處

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人之言至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

方法以繩臣下不意反戕骨肉如此詎非天意耶

反也（答前段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葉台山評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

一篇眼目云辨意在大節二字

轉折處筆力高古

議論高氣魄亦高可想見當日阿衡事業

伊尹論

蘇東坡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亦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蘇氏父字議論每有警人處如簞豆之積一鄉之推豈是尋常議論

上皆從論道理至此方入伊尹正意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聽居之里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

以舜禹皋陶未擬伊尹見得舜禹惟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伊尹惟素有不屑者足以取信天下雖讓與放異而心一也

不能爲之者常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素字與前素字相應

而習故慆慆焉懼不免于天下二為希濶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無台山評

范增論 俱立在分應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

不便說增合去處且引詩易之語義勢不迫亦是爲下面說增不知幾張本

君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無曲折呈義帝之立一段一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妙法

又問此二句則文勢優游

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罪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

發人所不見處議論

歷提增之本

滚滚不斷轉無為有

破秦起于項羽其殺宋義雖過然勢不容已

沛公入關不遺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無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

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反許之爲人傑正如韓文公諍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如此方足公論君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葉台山評

拔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君儋耳時作詞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搆之文與少年制科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一意反復衍底中間生枝小葉愈出愈奇

好句法

此一段似是將無作有當取其法以為時論因手

留侯論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以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

使子房見之亦嘗心服

礙之筆力何人到得此也

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特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鎚重一百二十斤以擊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為尚父而佐武伐紂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

五伯之兵始于莊王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是遂圍而問爲已而伐鄭

又提前語重發明之把意思說得如此透徹

總露正意

事故曰孺子可教也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于橋上子房後至怒爲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句踐爲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国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每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牖說把上相遇而命以僕妾

萬派飛流汪在一壑

以子房教之也曰非子房其誰全之可見子房得老叟點化一生受用不盡

之後（暗說取優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固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証引）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去聲）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蘇東坡

立柱分應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議論要析曲盡人情使賈生而聞此論不至憂傷病沮矣

欲得其君與不忍棄其君作一段看愛其身又作一段看

説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至必如是始可以無憾摸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

一朝之間使與三宿要應不忍棄其君

灌不知默默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字渾融不見痕跡

自傷哭泣便與何爲不豫共應愛其身

忽又歸過灌文不能如苻堅用王猛以全生之才一轉最妙

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
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
立譚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
原縈紆鬱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
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
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
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
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
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莽之
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

此一句緻轉在君上終是賈生不遺此忠

下之半甚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葉台山評

此論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于好賢之主其病原欲踈間絳灌舊臣而為之痛哭故以自取踈廢為長沙傅召至宣室又復為梁傅不一年而梁王墜馬自傷哭泣以死皆不能慎其所發而終以溥堅用王猛盡棄其舊臣貴人君以全賈生之才轉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此篇前面引入處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国之变体製甚好大凡作文斬補引入來

鼂錯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 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上聲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 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削七國事 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七國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也 則天下之禍

須看省文法前既說晁錯時事了到此輕輕過去

看堅忍不拔四字責晁錯不能從容收功仍看徐字驟字便見錯所以取禍處

必集於我（此表盎所以進斬晁錯之說）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景帝之[illegible]）

此數句發得如平波靜瀨中忽跳起高浪

東坡文字最服人处全是懸空議論于死煞处着精神如鼂錯論於徙說鼂錯不是便不服人必須爲錯開一線之路方見作手

此非假說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任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

嗟夫以下一段近乎緩惟前有日夜淬礪我句有力雖緩而前後相應做文字要知此處

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棋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奕者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葉台山評

鼂錯之死古今歎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不可少者、

荀卿論

蘇東坡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好識見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故李斯學其學無忌憚有甚于荀卿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崖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

此非聖人意 蓋蘇說持假 斷以直論

李斯形荀卿之失斷獄手高絕

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

[illegible]往底字下得極妙見荀卿爲異端處

空中所相此是長公平生得手處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然是荀卿頂門一針而謂李斯焚書破壞先王之法皆出于荀卿尤是長公深文

手段

歸过荀卿其文中的一字不可更易

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譚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葉台山評

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起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韓非論

蘇東坡

起有含蓄由所由出三字便見原道德之意

述老莊之學

凡作文須放開一着緊打一着

述申韓之學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澹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申韓原于道德者竊以仁義生于恩々生于人情老莊遺去情累無情之至必然必恩非刑名之所以用也

此意從正至論傷害無父無君說來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之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

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若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此意好

按東坡荀卿論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此篇云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者之後其禍爲中韓道理自是如此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可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

諸儒以結之
[illegible]不盡意

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集台山評

此論韓非之禍原於老莊即是論李斯之禍出於
荀卿皆坡公衛道之文

策略五

蘇東坡

此爲開張擒縱波瀾闊誕論往可爲之格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

自此以下理執如此見天子當深結天下之心

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

論時弊處借古爲喻亦一

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

休也

而此以下說所予但知其文而不知其意

激發慷慨之辭使所若口能諫心

前面許多說話是說秦二世唐德宗

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末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

習字即是深結天下之心之喻以下論先王之親天下及達高之定天下然後論五事皆是欲其習也

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　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

一一自周礼未發議論說先王服習天下之心更有次第

又照上扞格而難操

此言不習之害

應前嘗字見得開字亦不放過

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

此用倒提法以上叙以下方及興亡之故

此言漢高能習之利

此言漢末世不習之害

此又言其習乃所以深結

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能舉而移之不用尺兵寸鐵而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于富貴之勢尊卑濶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虚名而求實效

> 天下之心者而下証以當日宋事

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賢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

> 前面許多辭話机括自可見

> 先有五事在胸中方有此議論

此五事中凡曰召論曰召問曰召見曰問曰訪皆所謂習也欲結天下之心策果無踰於此者

卒然召見使不知其所從來英主馭臣之術大都如此

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循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䘏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

謂刑法之外有以慰天下之心見得不專尚刑法也外字有斟酌

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敦教化　　蘇東坡

敦善字是大綱信義二字是眼目名實二字又是篇中柱子皆不可脫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其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

進下三不可字文疊用四個可字形不可字文勢如江濤海浪然駴德驚聽

世儒之論治其弊不在無教民之具以叫起名實之說

名實二字一篇議論柱子後面都上照此

卒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為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此一段與上三代之民二段意相次特有淺深之分耳蘇家直叙文字每用此法

此言武王先其實而後其名其化民也易秦漢無其實而徒有其名其化民也難更看段末一結何氣脉有關鍵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婚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

信義二字總括後面許多刺痛

將前信義又生出實其言去其貪六字又是一節深一節

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亦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

信義是教化之実[illegible]夫其言則教民信去其貪則示民義然後教化可行當時不実其言不去其貪欲教化之行也得乎哉

此古今通弊誦之惻然

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権者爲其制於
四海之富而不争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
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
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詐而睢貪之知今雞鳴而起
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
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
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
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
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
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

到底不脫信字

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不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葉台山評

此策言敦教化在于務實而不務名務實而不務名在於實其言而去其貪暗指王介甫用兵斂民二事爲根何必爲招飾教民之具好似魏徵諫唐太宗語

此與下段相叫應言有材人必畏之人不畏者以其無材也

蓄材用策

蘇東坡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

朱于西北二虜厳弊大重而民力不支威權太輕而兵旅不振此策立此三段條陳剴切有體俗流蕩之風宜意甚善養人材罷歲幣而專事兵耳

提起立議論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者武舉方略是也以可見之實而較

下之怨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衰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　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嚮北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

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盡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

者治兵是也

然後卒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獨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

此言當以武舉求才是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也

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也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

此言不知蓄才

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試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倡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

此言無兵

此一段總結牽搭上下文

此言當以治

試之於治兵乃一篇主意至此方露出

如善貨物者初時不肯輕

今無新兵疑自一隊將始

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門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才然後得

而用也

葉台山評

武舉之說固以名求士而試於治兵可實覩其才

知此然後可用之於戰坡公得意之策也亦今時

所當知

倡私二字是一篇骨子學他作文須看他用字此等處最難

文字止兩大段而迴旋進退極有巧思讀之者自見其筆勢飛舞不可蹤跡

倡勇敢策

蘇東坡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法有三軍之勇法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復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

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鬬不咲
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飜然其也
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
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
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
者用其飜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飜
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
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
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
其死則飜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

無人推原尺此亦是從縱橫家說出淌然由人人情之妙

上結下之最妙

未有所先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

此言直得激勸用人之道但所謂視其勇敢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

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

此下意婉切詞精練無一字不妙

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先緩急而有爲倡

責武帝御將无所陰厚之人故雖以望其爲倡正以实已莫先乎倡莫善乎私之言之可行也

説私字之意曲悉

者必其上之所異也（作文妙處）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輸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

說入宋事印証倡與私之意是此篇頭腦處

此與天子必有所私之將二句相反是探本之論

正意在此推原出上面許多話成一篇文

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乎

葉台山評

致勇莫先乎倡盖天子無皆勇之將將軍無皆勇

之士倡莫善乎私故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
有所私之士

穆文熈曰

夫人心之靈使四海百世而相通至其血氣之剛
柔強弱父子兄弟不能相授何者兵凶戰危人人
所畏也夫以不能相授之氣而驅之所可畏之事
此所以每戰輒北未戰而先期於敗也故致勇有
術

安上稷曰叔孫通非知經者而分取守爲二道宜當兩生之不灌也坡公駁之是矣到末爲湯文武一言尤有一儒術

儒者可與守成

蘇東坡

聖人之于天下也無意于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于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

以智力形像者此有題法也

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幷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于智勇所行之策常主于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于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于進取可與守成于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婚喪祭之法雖

足前排不能夫逃不能免

主意在此

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于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盖儒

術之祖也

丘憲副曰文去以楚淮東漢政論